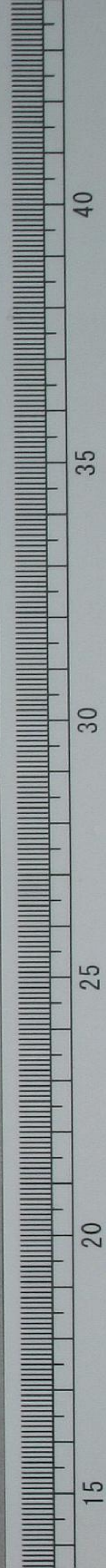




栗園文鈔

上

|       |
|-------|
| 柳田文庫  |
| 文庫11  |
| A1285 |
| 1     |





文庫11  
A/28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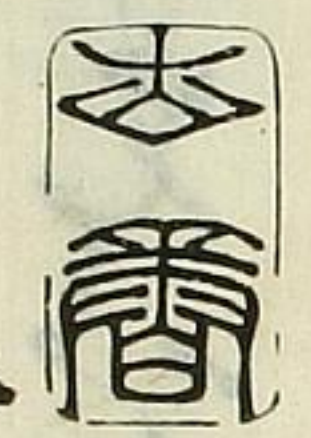
安政庚申新雕

諸家合評

# 栗園文鈔

中清堂藏梓

叙



水口村五藏法來白久以  
高生詩文稿云社中士於  
刻此心苑於家氣諸子為  
為多且序之子物之為  
文久星采汝河於黃一

栗園文鈔 拙堂翁序



但序文之索北之辭也乃并  
於書首曰子於本為甲津人  
之生今人高田席一也其子  
臧以文席一也或為於海生  
則以善於世然文難而武易  
席一先以善術為世大者屬

本極素薄遂為心家乘崇  
昭詩曰任汝雅接以美且由  
來百秋畏山名席一聞技手切  
其敏人仕長而遊之其名終成  
天下也且已獨多悅研其文  
老而為之筆筆鋒犀利



陸公入河自學其於如庫之於  
劉沛手安彰叔言以為月  
中津之木材也然林之材晉  
用為用於家產漢子藏用也  
水口之蕭祖之家產祖但立  
功於魏國之河其為死以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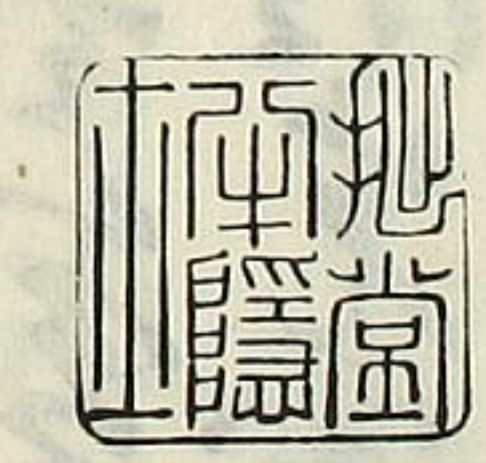
張之祖武公倚之寸庶痛  
之技之可母之其人其年其誠  
之陸我產之其順先後出  
性懶之謀之其可之其人  
手難之其且老或承之  
則願之其托但勉之



安政戊午陽月

伊勢松平左衛門尉

淺井



柳田泉文庫

後叙



織田右府与甲越二氏争雄於  
元龜天正之際二氏用兵精鍊  
至部伍卒役截然有法獨右府  
衛宇嚮大不拘紀律務要勝於全  
局遂先二氏經營京畿夫兵之

兵國大少後改



不可無節制固也。然所謂膠柱鼓瑟。不知合變者。未足共語其大也。文之有法。猶兵之有節制也。方今文運大闢。無家不講其法。然徒死守其法。不能圓活融通。以故文氣萎芥。欲巧反陋者。

蓋不少也。家君於文則不然。專以意為主。縱橫馳突。唯意之所至。未嘗區區于其法。文理自然。不為一體。試以之古名將。猶織田右府。要勝於全局耶。余趨庭之暇。繕寫其稿。以藏。



之頃與同學友某等謀鈔若干  
首將刻之家塾。因書管見以  
跋其尾。竊謂文章有法。苟如  
甲越二氏之用兵。則足矣。未知  
今之講文者。誰可以比於二  
氏也。余智識淺陋。徒能讀父

書而已。何足辨之乎。龍集己  
未夏五月男昇謹撰



巖谷修書









未果。今姑以寤眠錄一卷附焉。亦表家君平生之志耳。

一家君詩以言志紀實為主。不喜浮華粧飾。時有與詩家規則相左者。讀者勿以詩人之例視之。  
一每篇批圈多條。筱崎小竹齋藤拙堂野田笛浦三先生所加。間有出他家之手者。今不必區別。  
一諸家總評太抵以其年齒為次序。覽者亮之。  
一論評諸家。概皆書其號。獨於土井士恭署其字者。以不審其定號也。

己未清和月

男 中村彝謹識





家長韜菴曰  
句讀佳妙

采園文鈔卷一

男 彝編輯

。與釋某止畜馬書

日者過精舍。辱賜酒。深荷。深荷。師語以欲畜馬。僕未  
有以荅。蓋以為一時戲談也。僕義子彝。尋訪精舍。會  
有一客。亭馬而至。師以彝父為校正。問以畜馬之方。  
始知師言之非戲也。夫畜馬有三等之人。一曰士也。  
二曰農也。三曰馬夫也。而僧不與焉。士自多習騎。縱  
橫馳驅。他日臨戰場。將以馬為已足也。農用之于田。



齊藤拙堂曰雄  
辨似柳州蓋自  
其論鍾乳書得  
來  
野田留浦曰雄  
解懸河何等才  
力

以助深耕之力。馬夫服重致遠。以省擔負之勞。斯三者各有其用。非徒畜焉者也。易所謂成天下之用。即是。今師緇涼也。其畜馬甚為無謂。苟欲為農夫之所為乎。僕未見有披黑衣而耕耨者也。欲為馬夫之所為乎。未見有挂袈裟而服重致遠者也。欲為士之所為乎。未見有圓頂而著袴揮鞭者也。以僕觀之。師之畜馬。徒不過為豪具。而有此舉耳。雖然。師篤志好學。從僕遊者。十有餘年。學益進行。愈修加之。天資溫雅。明潔。未嘗有過失。僕心竊喜之。常說項曰。今時僧徒。

留浦曰。筆如鞭

妖淫講張。放蕩無賴。未嘗見年少篤學如某者也。勤而不懈。當為名緇也。今師之名。稍聞于時。則不可不愈益奮發。以實僕之言也。僕不忍藉口。敢告以畜馬之有大損而無小益者。如其用与否。惟在師之心。蓋買馬不得不用金。既買之。不可無厩。作厩亦不得不。用金。厩成畜之。不可無豆与芻。一年之內。其費居多。一損也。未始知騎馬之道。而妄騎之。不得不顛墜傷。體折骨。二損也。既傷矣。就醫乞治。服藥必有數金之費。三損也。騎而逍遙。散渴日月。四損也。具道眼者。見



舟越豐浦曰誠  
意想到無復餘  
蓋笑其為弟子  
者豈得不佩服  
乎  
翰齋曰洵然  
齊藤誠斬曰虞  
卿之辨諱忠之  
氣僅為細使畜  
馬而發之可惜  
隨珠彈雀

之指笑以為失僧儀五損也平日忌師之薦學者陽  
譽之而陰毀之又惡之於本寺六損也然此六損者  
止有損於師而已更恐有大害於人者何也師之於  
騎雖擇幽閑無人之地而行之師固非熟此技者萬  
一奔逸犯人之田或出街衢行旅小兒為其所毆傷  
師將何說以解之是亦不可不慮也請師速止畜馬  
以畜馬之金而買書以騎馬之日而讀書則其所以  
益於師者果何如也師不知出於此買馬反將買禍  
惑亦甚矣且既惑於馬矣其弊將惑於酒色惑於酒

舊浦曰忠告極  
切

色師萬無此事雖然止滔滔於涓涓防熖熖於星星  
古人之戒存於幾微不可不慎抑又有說凡人之於  
事業非專心致志則不能造其間與矣今師畜馬騎  
之雖託言於暇日遊樂然不能無欲善騎而不為人  
所笑之念欲善騎之念即慾念也慾念一起雖身在  
馬上而心已墜於苦界學問修行之心於是乎日消  
月減曩所謂溫雅明潔者化為頑鈍混濁亦勢之不  
得不然也師慮不及於此亦惑矣以既惑之心而欲  
解人之惑而身為法中龍象豈可得乎僕觀師之為



高浦曰。流動自  
在。

人非有拔群之才。唯以精苦不急。期有造詣。然而今  
役心於無用之物。而疏於有用之學。不獨具眼者笑  
師。亦將笑僕之不知人也。如此則師之辱。即僕之辱。  
而前此所譽之言。盡為虛誕矣。僕亦何面目見人。師  
速還馬於其人。否則與農夫。以使供耕田之用。則其  
為功德也亦大矣。師學成德立之後。如晉僧支遁愛  
馬可也。嗚呼。僕愛師之深。不覺絮絮至於斯。詩云。心  
乎愛矣。遐不謂矣。師思之哉。

筱崎小竹曰。懇口善誘。無憤激之態。此僧可不感

服乎

家長韜庵曰。意所欲言。筆無不到。子臧文字大抵  
昏然。不獨此篇。反覆委曲。稱書牘之體。



呈猪飼先生書

中村和齊沐謹言。猪飼先生侍史。未審入夏來起居何似。伏惟萬福。和客歲遊京師。介瀨川生。求謁於先生。先生不以和愚蒙許之。得仰瞻清標。何喜如之。爾後欲奉一書。謹戾台安。每臨紙。執筆輒罷。無他。恐瀆冒高明。獲罪於門下。但景仰之不能已。或彷彿清容乎。夢寐適足以增望慕之情耳。今則自奮曰。自古無一面之識者。猶書信相通。懇懇况乎和既一進謁於左右矣。先生德量之大。何所不容。和聞之曰。萬石之

鐘不以廷撞起音。今者先生萬石之鐘也。和廷也。夫欲撞萬石之鐘者。力能兼數人。必若烏獲者。而後可矣。則和之廷。安得鳴先生萬石之鐘乎。由是亦恐獲罪於門下。惕息不知所為。既而又自謂。廷固不足起音。雖然。極力撞之。不得不小鳴。撞之猶賢乎已。且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先生能待問者。不拒和之廷。受焉。而小鳴於和。其榮何如也。今秋若冬。再遊上國。將以廷撞先生萬石之鐘。非敢求大鳴也。拙作數首。謹錄呈。幸賜



教正和恐懼再拜。

韜庵曰。在中年學成後。猶能謙卑求益長者。尤為難及。近日青衿書生。才解文字。輒輕侮老輩。視之吾兄。又不知其何心也。

齋藤誠軒曰。猶翁應我藩之招。晚年挈家來住焉。某數列其講筵。獲接所謂洪鐘之音。所憾者當時年幼。尚為韻者之聽。茫洋不辨律呂。况於叩之乎。

○送鳴田見山序

友人鳴田見山中津人。自芳銳意於劍術。未嘗不一日擊劍。雖夜間就寢。躍然起揮劍。鷄鳴漏盡而不自知也。年甫十六。慨然自奮曰。大丈夫欲以劍術鳴於天下。何必故鄉。於是辭父兄。一身兩刃。跋涉山川。苟名劍術者。險搜狂覓。以攻習所學。徧鎮西而還。及十八歲。再遊鎮西。嚮所不能勝者。得能勝之人。皆目以鎮西勇士。後二年。又遊京攝。以試其術。亦莫与之抗者。遂遊江戸。江戸雖廣。劍客雖多。除男谷先生外。無



土井士恭曰見山說劍鏢之可聽嘗欲為作一傳而力未能讀翁送序祭文極其曲折格可以闡筆矣

可與語劍術者。乃以其術授生徒。今茲十月。從一二門人。榮歸故鄉。其將復赴江戶也。途訪余於水口。留歡數日。余叩以劍術之秘。見山曰。譬之輪扁之運斤。庖丁之割牛。得於心。應於手。非劍能擊人也。心實能擊人。非我能擊彼也。彼自擊爾。何者。我先奪彼之精神。置之於吾劍上。而吾之精神。煥發貫通焉。故劍之所向。浩氣磅礴。不擊而彼自辟易。吾嘗周遊諸國。觀山之嶮。肆海之浩渺。靜而林木動。而波浪。風雲雷雨。之卷舒。司轟。日月之昏明。盈虛。星辰之粲爛。森列者。

韜庵曰見山於刀法亦猶張旭於草書乎

豐浦曰有味哉其言之可謂由技進道者矣拙堂曰見山雖劍家本為讀書人故能作此語異於他之蓬頭突鬢者

一寓之於劍。故吾之使劍。應變無窮。豈有秘訣之可以傳授哉。雖然。劍術之要。湛然不與物競。謙虛損挹。使胸中瀟灑明瑩。無一點勝心。而後可。今有人。兩兩相當。其一人則視虛進而擊之。察實退而為之備。靜如山岳。疾如風雨。勝而不喜焉。負而不怒焉。強於我者。吾從而師事之。弱於我者。吾受而教育之。此謂之君子劍。其一人則高步而進。大呼而走。勝也欣然。負也怫然。併肩與足。而亂擊妄刺之。此謂之小人劍。吾所願則學君子劍。不欲學小人劍。而教戒子弟。亦以



拙堂曰名言至  
論  
韜卷曰見能到  
此知非尋常劍

斯二者何必膠膠棼棼立宗旨之為而又何傳之有  
世之擊劍先生則不然各自倡宗旨以所謂傳書者  
誑弟子弟子之得其傳者自以為造其堂躋其域矣  
暴戾傲慢視人如玉芥卒以是災其身嗚呼視劍術  
何其小也且傳書所載大抵淺陋鄙俗蓋中古武人  
不學無識掇拾禪語俚言所作後人不察焉以為隨  
珠和璧劍術之似盛而實衰者職此之由要當舉天  
下傳書屏棄而不用使劍術者流皆讀孔孟之書沉  
潛反覆究明其心法之所自出然後寓之於劍術則

士  
蓄浦曰語得好

未有傳書之過於此者矣余以其言之正大與吾儒  
所說自相符合也書以贈行

小竹曰靡<sub>上</sub>殆千言能言所欲言有條不紊使讀  
者不厭其長豈易得乎哉

小谷雙松曰此篇載見山之說六百餘言議論明  
快理趣精深有益乎劍術家僕使書吏錄此篇及  
詩仙堂金勝山二遊記蓋二遊記可充周遊之資  
此篇欲示之於學劍者而已

齋藤拙堂曰見山數遊我藩余既服其技之工又



喜其為人質實而爽快。余少好劍術。學之不成而止。然略知其中消息。屢置酒相邀。披襟快談。遂薦為門客。未幾而沒。豈不惜哉。

野田笛浦曰。的論快論。確然不磨。讀之不可無一太白。

送義子彝遊京序

義子彝將遊京。行李已辦。起程在近。余目告之曰。子與氏有言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又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蓋巖墻與桎梏之義。則既了然於前賢之訓釋。此爾之所悉也。然而我今別有一說。以贈爾行可乎。俳優之在戲臺上。搬演男女私媾之事。備極醜態。使觀者津津生淫亂邪惡之心者。四條之梨園也。此為爾之巖墻矣。酒店魚舖。暨傀儡。假獅子。弄丸。上竿。吞劍。吐火。狙公。馬舞。百鳥鳴人。莫一不為爾之

誠軒曰。演戲誦  
演劉蕡山亦詳  
之



誠軒曰少年子  
弟唯一几一硯  
書一卷茶一碟  
是為正命而已  
其他則頭七品  
端在通邑大都  
家甚

巖墻矣。嗚呼危矣哉。縱今爾弗敢立乎其下。偶過其側。徘徊顧眄。不能去焉。則爾之心。已承其桎梏也。何況迷亂滄蕩。陷為輕薄子。以虧體辱親乎。不止是也。嵐山之櫻花。高尾之楓葉。鳧川之納涼。丸山之觀雪。亦皆為爾之巖墻矣。爾輕視之。而不知避。或提酒榼。或挈茶籠。與風流才子。湛樂酣嬉于其間。僅得一二詩文。自以為獲驪珠。意氣揚揚。誇耀人。而至於學問。求放心之要務。則贖焉昧焉。如遺如忘。嗚呼亦危矣哉。若夫青樓夾街相對。美目修眉。粉白黛綠。披錦繡。

豐浦曰愚初讀  
此篇。疑其疊  
過詳。說至斯。豈  
然毛立真教誨  
之文。  
彼崎訥堂曰。數  
乎字。疎動人。  
苗浦曰的論焉

曳綺羅。倚勾欄。捲輕簾。彈箏唱曲。目挑心招者。祇園之娼妓也。此其巖墻桎梏之家。峻而酷者也。爾果能具百鍊之鐵腸。精通正命之義。確然不磨。軒然不撓。而遠其巖墻。放其桎梏乎。抑悠悠蕩蕩。往而立其下。承其桎梏乎。嗚呼是遠也。實爾終身榮辱存亡之所由判也。今爾聞是說。不知有所疎然警勵乎。將竊笑以為陳言乎。爾歸之日。我將視爾之容貌。聽爾之言語。而察爾之心術。以有所進退也。  
拙堂曰戒子之語。易涉切直。難得如此婉曲。然如



公之嗣為義子。勢不得如此。如僕之息。為實子。往々傷切直。每有所戒勅。不免後悔也。

笛浦曰。婉轉周折。足以盡先生之厚藉。為遊學生者。須馮一本。收之於囊底也。

牧蕙齋曰。讀至結弓。誰其不竦然警勵。青衿子弟。當人馮一通。日三省之也。

筱崎訥堂曰。為規戒之言。間用排調。有所類於韻語。八人取切。

奉賀家大人八袂序

余每讀書至洪範。肅然跪坐。正襟曰。嗚呼難矣哉。人之無亨斯五福於一身也。然而今於家大人得親覩焉。自余登仕版於水口。于今十餘年矣。請暇覲省者纔兩度。而水口之與中津。相距東西千餘里。海濶天長。不能晨昏定省。承顏膝下。愛日之情。未嘗不日萃乎方寸之間。幸以有家兄在側。奉菽水之歡。自慰焉耳。今茲弘化二年。家大人齡甫八十。余將歸獻壽。於是又請暇。孤劒飄然。至坂上舟。風波順便。未經旬。



得躋堂拜大人。既而余謀之于兄，擇吉日，開饌于龍渚。渚在城東一里，白沙如銀，一望粲然。而侯屬陽春，百花亂發，風色明媚。地與時皆得其宜。於是大人葛巾鳩杖，悠然而出，妯娌兒孫前後扶持。至則賓朋交友皆既團聚焉。乃延大人于上坐，相與歌南山之章，以為壽。酒半，余舉觥進上壽，曰：人生七十，振古稱難得。而今大人甫八十，童顏渥丹，齒髮不衰，精神益健。如五六十時，可不謂之壽哉！大人雖無萬鍾之養，三牲之餼，與夫文繡之衣，厦屋之居，足以奉口體而夏

葛冬裘，饌饌有繼，酒肉不乏，可不謂之富哉！大人已無蓬蔕癯瘠之疾，蜚遯屏跡，獨處一室，杯爵自娛，心志綽然，可不謂之康且寧哉！大人性耿介，不欲未嘗行一不義，可不謂之攸好德哉！已具四者，以保天年，其能考終命，固不預言。則五福皆兼享之於一身者，非大人而誰。而大人之壽，豈止八十。雖躋期頤，何難之有。大人莞尔而笑曰：如九疇所敘，專為人君而言。至治隆洽，敷錫下及臣民，則吾亦當享其餘焉耳。坐客皆稱善，是為序。

曹浦曰：尊翁語氣雅裕，宜矣。其五福也。



小竹曰。敘事明。筆力亦健。

曹浦曰。文氣衝口而出。如疾風急雨。

○詩仙堂記

偉丈夫之生於亂世。勇氣足以歷三軍。膽略足以蓋一世。一旦有事。騎快馬。揮雄劍。先登斬級。勢如風雨。然忽焉隱居乎寬閑寂寞之鄉。光風霽月。超然於塵埃之外者。獨有石川犬山先生耳。今茲壬子之春。余遊京。未及解旅裝。先訪詩仙堂於一乘寺村。村在四明山麓。即先生之所隱遁也。余到堂下。叩門通刺。尼僧出導。余一室。廣僅數笏。四壁畫詩仙像三十有六人。狩野守信所畫。蓋倣歌仙之數云尔。先生親書其



詩各一首于其上。像皆滂漉不鮮。然面目須眉隱隱可見。如笑者如語者。又手者低首者。其狀雖異。而莫非思詩者矣。於是乎。余想見先生幅巾道服。對其像。哦其詩。或与羅山杏菴元政陳元贊輩。賦詩於其中。以悞樂之也。壁掛朱子家訓一幅。係先生所手書。筆法謹嚴。想見先生夙興盥漱。掃席焚香。整衣端坐。而莊誦之也。又導一室。是為便廳。有後漢書一部。手澤如新。想見先生讀此書時。至於隆準日角之人。起白水。率兵徇昆陽諸縣。轉戰殲賊。與鄧禹定帝業於一

言之間。乃揮麈尾。確几。大聲呼快也。下步庭。白砂平鋪。絕無寸草。有假山焉。泉涓涓涿其間。水清石白。宛如天造地作之狀。想見先生與僮僕。同搬山石。移野木。左右經營。以資其遊止也。一古松之大數圍。如龍騰天者。為先生手植。想見先生之志操貞固。猶此松之耐歲寒而不凋也。與松相對。而稍低者為梅。亦為先生手植。先生之剛心鐵腸。凜乎不可犯者。亦可想見矣。拾階上樓。廣不過五弓。東北則樹木交陰。西南則平原廣野。一望開霽。愛宕鞍馬嵐山高雄之角高



低分濃淡者。皆未。在窗櫺之內。尼又出竹如意。與曲几示之。俱為先生手作。蓋先生據此曲几。把此如意。仰而望山岳。俯而瞰原野。騎戰之所宜。伏兵之所設。絕澗天隙。通掛支險。及六花八門。把壯方圓。以至於魚麗鶴翼。卒然之陣。勝敗之機。離合之權。一一指畫於方寸之中。而驗之於其所躬歷。扼腕慷慨也。今余見其遺物。想其風采。眷戀而不能去焉。嗚呼。丈夫之經文緯武。如先生者。古今有幾。余竊謂先生雖犯軍律。獲罪於東。照大君。藏跡於此地。而其志未嘗不

苗浦曰不放關鎖極佳

在於大君也。而大君亦愛惜先生之雄才。而不能暫忘于懷也。其譴黜。蓋出於不得已也。則君臣之情。豈怒然乎哉。先生沒已二百餘年矣。幕朝于今。修理其堂宇。四方遊士之來訪遺蹤者。絡繹不絕。比之於彼頽垣廢址。埋沒于草莽荆棘之中。而為狐兔所廬者。其榮枯果何如也。此其大君在天之靈。猶感乎先生之忠。而先生之誠。上通乎大君之所致也。則先生之隱適。亦出於不得已也。與世之自憤其不遇。長往遠去。棄絕君臣之義者。未可以同日而語也。

苗浦曰此文人之不言及者何等眼孔



蒲浦曰以詩仙  
收拾以貼此題  
而文法不泛  
又曰落想雄偉  
結構亦靈  
豐浦曰似蘇家  
語氣

嗚呼。余恨不得生於二百年之前。親炙先生。而問道  
學之淵源。叩兵法之蘊奧也。然則先生者。文武之仙。  
而非詩之仙也。其以詩仙名堂者。聊假之以寓隱遁  
之意焉耳。

雙松曰。起結議論。匪夷所思。中間敘事。典雅而詳  
明。苟一讀之。如身經其境。而升其堂。且章法秩然。  
文氣雄贍。真為卷中傑作矣。

拙堂曰。從前訪詩仙堂。詩之文之者多。未見如此  
佳文。

豐浦曰。曾與公相見於海西。接杯酒之歡。共為壯  
年之時。屈指既二十年矣。今讀此文。足知其學問  
之熟。養氣之厚。不堪歆羨。

白石隍涯曰。一篇文字。全以想見。描出先生遠引  
之樂。假託之志。宛乎在目。結構之妙。一至於此。亦  
非人間中之物。當藏之於詩仙堂中。而永為一奇  
寶。

誠軒曰。栗翁好談兵。亦先生之涑亞耳。故欽慕先  
生之至。想偽其平日。歷々如接函丈。且冒頭粹然。



而起。爽快可喜。一結出人意表。而不負題目。如此傑作。難多得。先生應含笑於地下。

遊明現山記

近江山水之可遊者。不可枚舉。如八景。既已膾炙於人口。八幡之長命寺。三上之明現山。石邊之金勝山。亦皆以絕勝聞。而明現山距水口最近。一日之行耳。然余職務鞅掌。未得一遊。觀其勝槩。今年十月之杪。偶得暇。為此遊焉。出城一里。自泉村右折。取路岩根。由砂路。入三上村。躡石磴而登。磴盡得平地。又攀石磴二層。有明現祠。既謁。下憩店。有一客倚欄。揖余而進之。歷指山水曰。東南鬱然而秀。与三上山相肖者。



翰詹曰山水之勝宛然在目妙

金勝山也。有嶺嶺尾突然而高者。田上不動山也。西南窪然而低。女牆貼水如曳白練者。勝所城也。粉壁高低呼而可磨者。大津人家也。西北壓群山巋然而聳。端莊嚴重如正人君子。整衣冠立廟堂之上者。日枝山也。北隣日枝山。皚然冒雪其高相若者。北良峰也。淡而青在日枝山與群山之間。如抹晚鬢者。愛宕山也。渺然不知際涯。賈舶漁船葉點於一碧萬頃之間者。琵琶湖水也。余從客之所指而縱觀。得悲湖山名狀。豈非幸乎。是日天晴無雲。而風聲淅瀝。木葉翻

空。滿目蕭然。使人有遷客懷鄉之感。遂謝客下磴。取故道而還。若夫長命寺金勝山。則將繼此而遊。有以記之也。

小竹曰。借客語記其勝。力省而文健。使讀者心在三上山上也。

誠軒曰。一路敘遠望諸勝。極力點綴。而登山實際。唯以風葉數句了之。布置高絕。



士恭曰時無神  
醫則藥石亦無  
多効粟翁能以  
氣却病與枚乘  
以要言妙道去  
疾另是一法甚  
雖驚弱請私於  
于海瀕

○上金勝山記

庚戌之秋。余有疾。醫人禁讀書飲酒。乃服藥餌石。而未見其効也。曰自奮曰。疾生於氣之鬱滯。苟使氣渙散乎。其疾自瘳矣。何必醫藥。於是蹶然理策。從夏見渡邊二生。遊覽四近山野。遂至夏見生家而宿焉。生謂余曰。先生氣豪。平日視尋常山水。以為蟻垤蹄涔。莫足以勞勝具者矣。金勝山距此可三里。登絕巔。下瞰湖水。足以快先生之胸懷。余曰。然。翌日朝餐已畢。導夫亦至。會天陰雨。相與作氣曰。吾輩豈土偶人乎。

誠軒曰。冒雨命  
屬是桶映決勝  
之奇也。有是氣  
概。二豎之倒戈  
固宜。

備雨具乃發。從平松村左折。取道田間。蛇行至東阪。板橋架溪流。過之數十步。道岐。右高左低。沿低者而行。綫路劣。可以運兩脚。草茅沒鞵。荆棘鈎衣。行為之遲。徑窮出孔道。有大石碑。左轉而入。古松夾路。路太峻絕。風雨益暴。煙霧如湯。冥冥不辨咫尺。相呼而躋。至絕頂。立石。禁婦女入廟。右折而下。老杉鬱茂。密篠如織。寂不聞風雨聲。以地形低窪。殺其勢也。林盡有門。門左右安金剛像。長各丈餘。狀貌猙獰。殆有捕魔之勢。門內即廟。窺之。燈光明滅。安如來像也。廟後管



苗浦曰樓隔重

茅吞脚有一井。小宇蓋之。每歲正月十五日獻是水于大內。以烹粥云。一石跨谿。方四五尺。以指輕蕩之。則微動。俗名曰動石。無復他奇矣。有一寺院。就憇焉。傳餐而出。取路西阪而下。歸則已暮。此山陟降五十町。有阪分東西。余輩所上樵蹊耳。夏身生如弗樂者。曰。今日登山覽觀之間。欲使先生運椽大之筆。作一大文字。以泣山靈也。然而煙霧晦暝。有闕於眺望。且辛苦墊隘。可謂不幸矣。余曰。然。誠如子之言。雖然。今日之風雨。於我則幸也。披草茅。攀細徑。屈曲而行。猶

小竹曰。此段重言之妙

潛兵衝枚。間道襲敵也。風掀蓑笠。雨灑鬚髮。琴琴激衝。如怒如哮。猶兩軍相對。大礮已發。而萬弩繼之。短兵亂斫。血煙模糊。啞啞叱咤。而憤戰也。奇石怪崑之。隱見出沒於煙霧之中者。猶伏兵偃仗而俟敵來也。煙雲之繞山。乍伸乍縮。首尾相應者。猶遊軍之旌旗。翩翻。將橫擊敵之中堅而未敢擊也。而荆棘之刺。足者。劔劍也。溪聲之來入耳者。金鼓也。樹木之森鬱者。兵仗之排列也。於是乎。余有大悟兵法之妙者。而英氣勃發。二豎遁逃。殆覺胸宇豁如。復何恨於雲霧之

豐浦曰。胸奮輻畧。故有此妙悟

小竹曰。此處關



妨大湖之觀乎哉。但一大文字之泣山靈者。吾不能耳。生喜於是乎記。

雙松曰。衝雨登山既奇。而文更奇矣。末段無中生有。語口出人意表。愚今讀之。不啻覺風雨猝起。亦似觀鬪戰於中野。何等奇警。而結二句。悠然收之。又妙矣。

韜庵曰。讀至末局。如變正兵為奇兵。紛紜亂闖而不可亂。蓋子臧腹蓄百萬兵甲。故隨所觸而發者如此。

。嶺峽觀櫻記

天下奇麗之觀。能使人醉酒賦詩。齊得喪。忘禍福。樂而不能去者。無花若也。而花有菊。有蓮。有梅。有海棠。皆為西土君子適世之人所賞。其名顯著于世。唯櫻則獨我邦之所產。而西土無有也。宜矣。邦人之歎賞愛翫之也。而櫻之可賞者。不乏其地。獨以嶺山為之稱首。今茲暮春中澣。余遊京寓于友人宗琴亭之家。一日有人來告曰。嶺山櫻花正開。主人辦行厨。早携余輩經千本太秦。至嵯峨。繞天龍寺之後山而下。擇亭



留浦曰有畫意  
非親視此峽者  
不能解這記  
訥堂曰寫出嵐  
山如畫

之可以眺望者而憩焉酌酒縱目去席百餘步數尋  
青龍鱗甲張翠直貫長虹之腹而行者大井川也而  
其長虹者視之即所謂度月橋也橋以度月得名者  
蓋聞之士人月升至橋上影落水中月波相射美景  
可賞也竒石往往突出水面如仙人躡筇如武士騎  
馬水來觸之輪旋矢激時有巨筏載薪木者循石間  
轉迴退流而下甚工於刺撐若一失毫分不免沈溺  
矣觀者心悸而操筏者自若亦竒觀也隔川有山峨  
然臨流見一白如雪者於翠靄紅霧之中近而燦爛

留浦曰鋪張確  
蘇若不可端倪  
訥堂曰自韓昌  
黎畫記來

遠而朦朧如綴瓔珞如聯瓊瑤照山巔映水涯粧飾  
松葉埋沒石根山風颯然至飛舞散亂點巾貼衣入  
樽浮杯使人目眩魂迷應接不暇真天下之偉觀也  
而所以能成此偉觀者豈非其有山与水而助其觀  
乎哉是日天晴風暖櫻之昨未開者今則盡開而吾  
輩之來為最先寂寥無人既而一人而二人而五人  
而十人以至於千萬人之多自東者自西者自南者  
自北者渡橋者沿川者擔琴書者挈酒榼者揚便面  
者舒涼傘者乘肩輿者携僕隸者幅巾野服而曳杖



誠軒曰極寫其  
熱鬧而不覺其  
煩行文之妙  
山水櫻花爭美

士恭曰口平是  
以先生不平或  
有不平之日則  
先生將平矣一  
吹  
笛浦曰加際恬  
更好

笛浦曰結局輕  
妙

者。白馬雕鞍而揚鞭者。執手者。連袂者。撓先者。落後者。老者。壯者。幼者。顯人。微者。大家。小民。雲集。響赴。歌為舞焉。殆無地容足矣。又有淫齒。播芳之。汎彩。鸞奏。絲竹者。其所為。雖異。然皆能齊得喪。忘禍福。飄飄然。其心未嘗不在於山水櫻花之間也。平日不平如余。於是乎。亦不知憂之在於身也。靈曜。漸西山。巒倒影。櫻花映水。水為之白。亦奇觀也。遂乘醉。過度月橋。賽虛空。藏而還。日已暮。春月在天。天色朦朧。仰望恍如櫻花。步不能前。蓋嵐山之靈。挽我而留之。欲有所記。

也。記成書以問山靈焉。

雙松曰。愚未遊嵐山。今得卧遊。可謂多幸矣。

龍齋曰。僕在京。于今三十有餘年。無不年遊嵐山。而未嘗得片言。可以示人者。公一遊。乃有這大文。網羅殆盡。使人無復開口之所。蓋山靈有待而然也。雖賦質有才不才。何其相距天淵。為之赧然。閣筆。

誠軒曰。詩仙堂金勝山二記。以雄快勝。此篇以偉麗勝。



○月瀨觀梅記

梅而無山水耶。不足以為奇麗之觀也。既有山水矣。而梅不多耶。亦不足以為奇麗之觀也。梅之家多。而無以山水之勝者。天下有幾。偶讀拙堂翁所著月瀨記。勝始知其地山水之勝。與梅之多也。而吾未信之。無他。以名浮於實者。世不鮮也。頃庭梅正開。以卜月瀨之花侯。乃理一瓢。脩然而行。蓋欲見其名實之相稱。與否也。月瀨地屬大和。距水口十餘里。抵伊賀上野。拉伊室生。西南行。經石打。至尾山。忽聞清香。環村

誠軒曰。拙堂翁所著月瀨記。勝始知其地山水之勝。與梅之多也。而吾未信之。無他。以名浮於實者。世不鮮也。頃庭梅正開。以卜月瀨之花侯。乃理一瓢。脩然而行。蓋欲見其名實之相稱。與否也。月瀨地屬大和。距水口十餘里。抵伊賀上野。拉伊室生。西南行。經石打。至尾山。忽聞清香。環村

訥堂曰。以一白字形容極繁。苗浦曰。點綴符

皆梅。然未太多也。螺旋下阪。瞥見藍光于一白之中。吾知其為梅與水也。阪盡。崇山對峙。一水貫其間。梅之大者。老幹數圍。蒼蘚鱗皴。或倚石。或臨水。枝皆樛曲。着花極密。有舟焉。乘而過。自是足指漸仰。至月瀨而望。山之巔白也。水之濱白也。舟白也。人白也。石白也。千里一色。天地亦白矣。嚮非見其老幹鱗皴者。焉能知其白之皆為梅花乎。余與伊室生。叫奇不已。日將暮。乃投宿窪田氏。飲酒觀梅。梅益白。少焉。月輪在天。二人下阪而步。月光射花。花影倒蘸水。玲瓏碎玉。



當浦曰高勝清  
遠乃有風味  
訥堂曰如見四  
條孤之画

誠斬曰結尾着  
議論却更輕鬆  
不費力妙

不可細視。昧爽又步溪上。水煙晦冥。併山与梅皆不  
可見。唯聞水聲之鞳鞳耳。若花神山靈之祕其竒然。  
既而日光爛然。煙銷山露。花之在峭巖削壁間者。望  
之如大瀑噴雪而瀉下。如玉堂垂水晶簾。白衣群仙  
臚列其中。目眩意迷。夫尾山至月瀨。三十餘丁山之  
上下。水之左右。田園隴畝。無地不梅。無梅不白。而其  
觀之於夜月与晨暉為尤宜。二者吾得兼之。梅花竒  
麗之觀。至此極矣。乃知翁之言不欺人也。嗚呼。使天  
下人物山水名實相称。皆如月瀨之梅乎。毫無遺憾。

矣。是遊不特觀梅之樂。又知所自警。於是乎記。

雙松曰。高作細閱。使人如置身於尾山月瀨之際。  
咀嚙於香雲。亦可謂快矣。雖然。論文之品格。似不  
及嵐山金勝諸記。抑何哉。

拙堂曰。余三十年前遊月瀨。記之詩之。謬為人所  
傳。詩文皆鹵莽。今觀此記。心私慙愧。

訥堂曰。曩日蒙似嵐山觀櫻記。頗妙。今讀月瀨觀  
梅記。更妙。非文有高低。以花有雅俗也。



○永源寺觀楓記

楓之著稱於世者。京之東福寺。江戶之海晏寺是也。以二寺在都會。天下之人。皆耳聞而目覩焉。至永源寺。則寂然莫言之者。其或言之。不過於近江一國之人而止矣。以故其名未稱於世。余嘗以秋冬之交。觀楓于二寺。而永源寺則未也。今茲十月十六日。天暖如春。乃脩篁而出。經鳥井平中野野杉。踰二股嶺。抵山上村。右折松崖而行。遙見一堆繡雲橫抹塔尖。曰。豈其楓乎。踰橋至寺。有一老僧。烏巾鳩杖。指前岸。

拙堂曰東福雖形勝之地。經營出於人為。且其楓葉無獨血色者。蓋不若永源寺如海晏寺。勿論也已。苗浦曰。造句古疎可誦。

誠軒曰。叙次如畫。火布一語。前人所未道破。

謂余曰。觀楓非彼則不可。日出寺登岸。隔水一林皆赤。視之即楓也。而不可知其幾千章矣。時夕日與林相映射。粲爛閃灼。凡橋梁門樓。以至山骨土毛。莫一不赤。而吾之野服草鞋。於是乎亦為錦衣珠履矣。少焉。風起林鳴。楓葉繽紛隊水。其沓感而聚者。如赤鯉之結隊。離披而散者。如金魚之亂行。水色赫赫。波光艷艷。宛若鋪火布織錦宇。然嗚呼。其奇麗之觀。雖春花乎。殆不可及也。况於二寺之楓乎。然而其名未顯於世者。蓋以其在乎窮壤與區故也。然則是楓之不



蒲浦曰曲終奏雅妙

幸歟曰幸也。非不幸也。何則。今是楓生寂寞之山。臨清瑩之水。莫有俗士婦女之來相斬伐焉者。此天生是楓于此。而使其能全其自然。豈非幸乎。雖然。語云。有諸內必見諸外。則後來是楓之名。顯然著於世。而韻士墨客之不遠千里而來賞也。必矣。亦猶人之學德積乎內。而文章煥發乎外。四方學者爭踵于其門也。但楓則不顯其名之顯於世耳。還家援筆記之。猶在於繡雲之中也。

拙堂曰。余嘗遊榻之箕面山。賞其楓葉之好。山水

之美。又遊高雄之神護寺。耒尾之高山寺。留玩半日。雖規模稍小。至於山水楓葉之美。不多遜箕面。吾鄉有遊永源寺者。為余道永源雖好。不及箕面之絕美。余未遊永源。不知其言信否。  
韜菴曰。聞近來遊永源寺者。年多一年。得非吾兄此文闢幽之効。



○遊市橋氏後園記

笛浦曰傑作吾  
丈家得意之文

我藩市橋氏之園。東北環以修竹。西南寥廓。一望悠  
然。近而飯道獄樹之峙立。而分濃淡者。遠而巖岳比  
良之挺出。而聳於碧落之表者。外之則岩根之童而  
戴詭石者。三上之鬱而蒙灌木者。迴合迤邐。不速而  
來。會於園中。豈非所謂不踰險阻。不勞人力。得天作  
地生之狀者乎。今茲暮春。主人招余及某而燕焉。園  
固不設亭。相與坐胡床。傳杯觀山。少焉。黑雲一點。油  
然出於飯道之上。初如彈丸。黑子。已而笠。已而蓋。如

笛浦曰抑儀曹  
之口角

豐浦曰此一段  
是公慣家然其  
佳處却在結末  
輕妙

飛如舞。如龍之蟠。如席之躡。如敗軍之捲旗而奔迸。  
如輕騎之乘勢而追逐。風雨齊起。林木皆鳴。叱者叫  
者。倡者和者。調調刁刁。縱者橫者。如飛箭者。如傾盆  
者。奇狀異態。錯雜而出。衆皆舒傘。眺望歡甚。忽焉風  
止。兩收。日光爛然。天色如拭。絕無纖翳。而群山獻媚。  
清潔明秀。真可愛也。余曰。嗚乎。奇哉。此山之變也。夫  
俗眼之觀山也。專於青天白日無雲無雨之時。而苟  
遭於煙霧晦冥之際。以為不足觀焉。輒感而去。此  
徒視其常。而不能察其變也。雖欲察其妙處。豈可得



誠軒曰祭見山  
文以巍然不動  
立說此又說山  
之奇變靈活各  
各生色粟翁豈  
仁者乎何其愛  
山之至於斯

笛浦曰餘前遊  
然

乎。主人曰然。吾之愛山也。實出於天性。朝與夕。未嘗  
不一日觀山也。且山者活物也。故一日之間。改其觀  
者數矣。朝而遠。午而近。夕而又遠。而煙而霧。而雪而  
月。無時不變。視其常而察其變。就其變而參其妙處。  
觀之奇者。莫過於山焉。吾嘗欲徙居而壘壘於此山。  
不能自去也。余曰。子能觀山者也。以其觀山之眼。而  
觀天下之書。就變幻不測之中。探討其妙處。則其樂  
豈帝觀山之比哉。主人笑而不應。啣杯觀山而止矣。  
小竹曰。主意貫到。句法整然。

雙松曰。視其常而察其變。天下之事。何得不然耶。  
結段一轉。論讀書之樂。尤有益乎實用矣。



○水涯燕集記

人之於酒也。或飲而病焉。或飲而樂焉。瞋目切齒。攘袂奮拳。哭泣怒罵。如狂如癡。此其飲而病焉者也。頽然而醉。啞然而笑。無思無慮。毀譽得喪。毫不芥蒂。于胸中飄飄乎如遺世而仙遊。此其飲而樂焉者也。此兩者固氣稟使然。然能樂而不病者。亦在得其地。与其人也歟。今茲五月十日。樋口翁開燕于水涯。以招其故舊。余亦與焉。夫水口之為地。距海東西皆百餘里。夏秋之交。不見海族。但香魚則其時也。翁提網罟。

帶琴箸。順流而漁。同人相與擇地布席。出酒具。以竦少焉。翁收網而來。香魚數百尾。泼刺琴箸中。同人皆喜曰。嚮食指動矣。此其地也。於是乎烹調下酒。肥美適口。不恨無海族也。已而皆大醉。熙然而歌。婆然而舞。不知日之暮也。當斯之時。毀譽得喪之念。煙消霧散。而胸襟豁如也。此豈非所謂得其地。与其人。飲而樂者乎。假令有哭泣怒罵之病。將無所於發焉。嗚乎。此遠也。實翁之賜也。翁囑余記之。乃記以贈之。

韜庵曰。並舉飲而病。與飲而樂。歸重於樂者。以構



成一篇。所謂病者。豈諷規吾輩耶。  
誠軒曰。此蓋尋常飲酒耳。寫得多少快適。劉之頌  
德。柳之序宴。皆在其中矣。

嵐山遊獵記

都人士之遊嵐山者。每歲不知幾千萬人矣。但其遊  
陸張暢水沉鷁。觀櫻賞楓。嘯歌而管弦。以銜風涼。如  
是而已。未嘗聞有豪快勇壯為驚人之遊者也。友人  
宗恭亭。以警鳴於京師。為人膽大。風貌岸異。其術與  
其所為。往往出人意表。今茲九月。余往寓于其家。一  
夜醉卧。有人來揉余。余驚起視之。即恭亭也。時鐘鳴  
漏盡。蓋晝間歷診病夫。而今始歸也。曰。吾明日獵于  
嵐山。欲以饗子。如何。余拍牀呼快曰。壯哉。固所願也。



十八日黎明拉家長韜庵日根對山同行皆草屨邪幅促步而進腰間雄劍鏘鳴心先馳于嵐山之巔抵嵯峨之渡月橋有獵師來負銃者四人牽狗者六人同揖琴亭望山而去趨捷如飛不復見影蹤也同人踰橋過虛空巖前取一綫路崎嶇而上約數十町是日天宇激鮮纖雲褰開靈陽炙人背汗盎然至山椒藉墮瑜而坐指頤之際忽聞銃聲震山谷棲禽飛鳴林杪同人相謂曰銃發矣豈其有獲乎言未畢獵手果曳一老狸而來繼獲鹿藤蓐縛縛四足二人肩負

韜庵曰更着識  
輪以收全篇筆  
亦可謂壯快驚

之至衆皆舞躍絕叫於是乎欲飲或掘土累石作竈突或於枯柴折之為薪或鑽燧煬火或抹額臂篝鼓刀宰割翦而切之烹而羹之炮者燔者咄嗟立辦同呼大白淋漓飲啖苟若無人既而雲歸煙霏暮色蒼然衆盡酩酊放歌下山而還琴亭之所為出人意表者一至於此哉然而後之人或羨慕為是遊乎則越琴亭之糟粕者假令獲鹿之多十倍乎今日不足以驚人也不然則都人之獵于嵐山者琴亭之前已其人琴亭之後復無其人可知矣且哉其能驚人也或曰



韜庵曰項中有

琴亭狂於獲鹿之樂。將復獵于嵐山乎。曰否。琴亭雖  
膽大。而其心則小。膽大矣。故其所為。每出人意料。心  
小矣。故朝夕戒礪。未嘗為縱淫無度之事。若復之。則  
不獨招縱淫之謫。亦不免為陳腐矣。陳腐與縱淫。琴  
亭豈敢為之哉。或曰然。是日同遊者。除獵師外。吾曹  
洎琴亭門人僮僕。凡二十餘人。琴亭屬記於余。余欣  
然記之。若乃山川之勝勢。飲宴之逸趣。使人如目擊  
者。則有韜庵之詩。與對山之畫。余又何言。  
拙堂曰。奇事奇文。但可一而不可再。

韜庵曰。當日僕亦賦古風一篇。以紀壯遊。愧不得  
雄奇如此文。今再讀之。益覺醜然。

元和十五年四月七日



。鶴巢樓記

山倚子澤之樓成。扁曰鶴巢。屬記於余。一日余登其樓而觀焉。棟楹梁桶以至牆壁戶牖。究極奇麗。而畫軸也。時規也。金鴨也。花斗也。莫一不具。唯鶴則無。有况於巢乎。曰異矣。子澤以所無之鶴而名。所有之樓。其意不可得而知也。曰詰子澤。子澤笑而不答。余默思良久。曰善哉。子澤之名樓也。在易中乎。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蓋言至誠感通之理也。子澤為邑素封。併子孫僮僕三十餘人。大小和睦。不須督責。而

士恭曰有以數  
節子澤性行面  
目在人目睫即  
作記之正音若  
無此則下文空  
中樓閣亦架不  
得世上贖此  
有恢

皆欣欣服勞執務。惟恐後。莫一人敢違命者。此豈非子澤信孚感應之所致耶。子澤尤長於治產。積著歲倍。而能散之。絕無纖畚貧淋之跡。與世之慳吝守錢。見人危急而不周者。未可以同日語也。其志意清潔。亦猶鶴之雪白。不可污歟。子澤白皙。鬚膚胸襟濶達。不飾邊幅。不設城府。人皆愛而親之。性嗜酒。醉則起舞。但未知其舞之應節。果如鶴否。由此觀之。子澤性行。莫一不鶴。且夫下今歲之登仙也。其始無鶴也。而千歲之後。化鶴來鳴于華表之上。則有鶴也。赤壁之



遊亦始無鶴矣。而其來入于東坡之夢，則有鶴也。然則此樓雖無鶴，而有鶴同。樓下有二松，亭亭鬱鬱，翠色如染，可以使巢鶴則雖無巢，亦与有巢同耳矣。我子澤之以此名樓也，遂舉斯說以問焉。子澤笑而頷焉。乃出酒饗，余曰：是家醞鶴澤也。余曰：既名樓以鶴，又以名酒于澤之好鶴，一至此歟。且澤者物所鍾，此酒也，酌焉而不竭，亦猶澤乎。於是同飲，醉甚，聯袂踟躕，舞方是時，余与子澤皆鶴也。何必須羽衣客來舞耶。

士恭曰：愈出愈奇。

拙堂曰：以無為有，以虛為實，剛是才人狡獪伎倆。士恭曰：翩躑婆娑，筆下有鶴，子澤腰纏十萬貫，今又乘是鶴，江州揚州，應作同一觀想。今人健羨。

昭和十五年甲申七月，家人外出。

留法閱覽，身如雁，隨江之。

山水，姪乞，要為園才，氣縱橫。

以快詞，遣佳人，自眩心，易。



栗園文鈔卷之一

門人

鵜飼元實子羨

巖谷脩誠卿

校

48-13154

010190527439



